

常用词“矢、箭”的历时替换考

史光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常用词演变研究是汉语词汇史领域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矢、箭”就是一对有历时替换关系的常用实词,本文考察了“矢、箭”的历时更替情况,认为:作为一种武器的名称,在口语中“箭”取代“矢”在东汉中期以后就完成了,而在正统的文学语言中,这一过程则缓慢得多,直到唐代“箭”对“矢”的替代才大致完成。同时也揭示早期汉译佛经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矢 箭 佛经 替换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矢”和“箭”是一对存在历时更替关系的同义词。刘熙《释名·释兵》:“矢又谓之箭。”《广雅·释器》:“矢,箭也。”不过在早期,矢和箭并不是同义词。

《说文·矢部》:“矢,弓弩矢也。”《说文·竹部》:“箭,矢竹也。”最初二者意义并不相同。“箭”最初本指一种竹子,因常用来制作“矢”,后来用这种材料来代指整个“矢”,与“矢”成为同义词。汉语的新义的产生,这种用部分代替全体的现象很常见。

“箭”在文献中早见于《周礼》: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

这里的“箭”指竹子的一种。

又因为常用“箭”来作为“箭矢”的杆,故有把“矢杆”称作“箭”的:

箭筹八十,长尺有握。(《仪礼·乡射礼》)

“箭”在《十三经》中共有 12 例,没有一例可释为“箭矢”。先秦诸子与《十三经》的情况类似。

本指竹子的“箭”是什么时候有了“矢”的意思的呢?《墨子》有一例“箭”比较可疑:

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劫。(《墨子·非攻》)

此“竹箭”与“羽旄、幄幕、甲盾”等行军打仗之物并用,似乎是用材料来代指作战工具了。

除此例外,先秦时期的文献,表达弓箭之“箭”这一意义时,一律用“矢”。例如: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周易·旅》）

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尚书·周书·费誓》）

猗嗟变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诗经·国风·猗嗟》）

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则莫能以愿中。（《周礼·冬官考工记·弓人》）

秦汉时期，“箭”作“箭矢”义的用例零星出现了。如：

趋以容磬之容，飘然翼然，肩状如流，足如射箭。（《新书·容经》）

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子虚赋》）¹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箭”与“矢”已经是一对同义词了。那么，“箭”与“矢”有没有区别呢？

《急就篇》卷三：“弓弩箭矢铠兜鍪。”颜师古注：“以竹为箭，以木为矢。”这种看法认为“箭”“矢”的区别在于所用材料不同。关于这个问题，黄金贵先生曾作过辨析，认为“并非竹木之异”，²是。但是，“矢”和“箭”最初在使用上可能有地域差别。扬雄《方言》卷九：“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鏃；关西谓之箭。”

就汉代的中土文献来看，“矢”占绝对优势，“箭”的用例罕见。我们调查了两汉的几部作品，具体情况如下表：

作品	矢	箭
《盐铁论》	6	0
《新序》	9	0
《法言》	4	0
《新书》	4	1
《说苑》	25	0
《韩诗外传》	6	0
《论衡》	24	2

东汉《论衡》“矢”有 24 见，而用“箭”只有二处。这二例为：

筱簳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能穿。（《论衡·效力》）

使当今射工，射禽兽于野，其欲得之，不余精力，及其中兽，不过数寸。跌误中石，不能内锋，箭饮羽者，摧折矣。如是，儒书之言楚熊渠子、养由基、李广射寝石，矢没饮羽者，皆增之也。（《论衡·儒增》）

第二例中“矢”与“箭”混用，看来“箭”和“矢”的使用，只是一种文白不同，已经没有了方言差别。

遍观东汉以前的中土文献，“箭”作“箭矢”讲的用例实在太少。而在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东汉佛经中，“箭”有 14 次，都作“箭矢”讲：

复譬如飞鸟聚行，一鸟为鹰鹞所得，余鸟惊，分散分走，如是昆弟亲属知识邻里，见哀离别，视命欲断，地狱使者已到，将入狱，在斯便转死，箭已射已，生死索行罪便牵往过世。（后汉安世高译《道地经》，五种成败章第五，15，233a）（本文所引佛经均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3，465c 分别表示册数，页码、栏次，下同）

若持弓弭箭在所射，其箭无所不入。（后汉失译《佛说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上，15，354a）

譬若工射人射空中，其箭住于空中，后箭中前箭，各各复射，后箭各各中前箭，其人射欲令前箭堕，尔乃堕。（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 7，守空品第十七，8，458c）

诸名射者，其箭力势，不及一鼓。调达放发，彻一中二，难陀彻二，箭贯三鼓。…太子揽牵弹弓之声，闻四十里，弯弓放箭，彻过七鼓，再发穿鼓入地，泉水涌出。（后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上，试艺品第三，3，465c）

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缚置殿前，将欲射杀，该容不怖，一心归佛。王自射之，箭还向己，后射辄还。（又《中本起经》卷下，本起该容品第八，4，157c）

鸚鵡受救，飞出其家，诸长者子辈举弓射之，奉使请佛，威神所接，箭化作华。（又，度奈女品第十三，4，162a）

东汉佛经中，只有一例“矢”，且见于偈言之中：

设复亿姪神武备，为魔如汝来会此；矢刃火攻如风雨，不先得佛终不起。（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第五，3，471a）

再看三国时期的译经。

三国译经中，“箭”用了 34 次，“矢”用了 7 次。三国支谦、康僧铠、竺律炎等人的译经中，只用“箭”。例如：

菩萨见已即生怜愍，举身战动犹被毒箭。（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 2，善吉王品第四，3，61c）

我射华箭乃至一发，令持戒者悉皆破坏。（又，善吉王品第四，3，62a）

外道诸仙无有智能慈悲之心，不求利他正为自乐，是故被箭，寻即退散。（又，3，62a）

左执弓，右持箭，腰带利剑。（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 1，3，475c）

太子到问：何道所从？责识惶遽，投弓、释箭、解剑。逡巡示以天道曰：是道可从。（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 1，3，475c）

诸释便引弓，以利刃箭射断车。（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2，维楼勒王经第十六4，188c）

时彼城中，有一劫贼，名曰楼陀。腰带利剑，手把弓箭，在于道次，劫夺民物。用自存活。（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4，出生菩萨品第四，法护王子为母所杀缘，4，222a）

斫创无过忧，射箭无过愚。（吴竺将炎共支谦译《法句经》卷1，多闻品第三十有九章，4，560b）³

远道闇昧，如夜发箭。（又卷2，广衍品法句经第二十九十有四章，4，569c）

在家箭俱，出家除箭。（《大宝积经》卷82，曹魏康僧铠译《郁伽长者会》第十九，11，476b）

“矢”只在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出现，其它人的译经中用“箭”。这更进一步证明了此经用语比较典雅。⁴我们来看“矢”的例子：

迦夷国王入山田猎，弯弓发矢，射山麋鹿，误中睽胸，矢毒流行，其痛难言，左右顾眄涕泣大言：‘谁以一矢杀三道士者乎？’（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5，忍辱度无极章第三，3，24b）

乃执弓持矢，经历诸山，寻求元妃。（又，3，27a）

明日猴与舅战，王乃弯弓擣矢，股肱势张。（又，3，27a）

军又出，未至释氏城有数里，城中弓弩矢声犹风雨，幢幡伞盖断竿截斗，裂铠斩控，士马震奔，靡不失魄。（又，释家毕罪经，3，31a）

此经另外还有一例是“矢”与“箭”混用：

小猴曰：人王妙射，夫电耀者即龙矣。发矢除凶，为民招福，众圣无怨矣。霆耀电光，王乃放箭，正破龙胸，龙被射死，猴众称善。（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5，忍辱度无极章第三，3，27a）

看来“箭”和“矢”的使用，只是一种文白不同。

除了此例混用外，“箭”在《六度集经》还用了3次：

父以首着膝上，母抱其足，鸣口吮足，各以一手扞其箭疮。椎胸搏颊仰首呼曰：天神地神，树神水神，吾子睽者，奉佛信法，尊贤孝亲，怀无外之弘仁，润逮草木。又曰：若子审奉佛至孝之诚，上闻天者，箭当拔出，重毒消灭，子获生存，卒其至孝之行。（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5，忍辱度无极章第三，3，24c-25a）

吾以国为怨窟，以色声香味华服邪念，为六剑截吾身，六箭射吾体。（又，忍辱度无极章第三，3，28a）

从东汉三国的译经来看，这一时期，“箭”在口语中已经完全替代了“矢”。⁵

汉魏时期的中土文献的面貌又如何呢？

《全后汉文》中，“矢”用了57次，“箭”只有4次。《全三国文》中“矢”用了36次，“箭”只有5例。这与同一时期的佛经中的情况有着很大差别。这里举三例用“箭”的例子

弦不虚空，目不徒睇。解腋分心，应箭殪夷。（傅毅《洛都赋》，《全后汉文》卷四十三）

总括趋欬，箭弛风疾。（《文选》卷四引张衡《南都赋》）

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纪》）

六朝史书中，《宋书》中矢**60**次、箭**24**次，《魏书》中矢**64**次、箭**33**次。矢的用例远远高于箭，不过“箭”的使用也渐渐多起来了，在《南齐书》中，矢、箭用例相当，都是**12**次。略举数例，如：

毅尝出行，而鄱陵县史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宋书·裴松之传》）

敬儿单马在后，冲突贼军，数十合，杀数十人，箭中左腋，贼不能抗。（《南齐书·张敬儿传》）

曾围山而猎，部民射兽，误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魏书·尔朱荣传》）

再看其它口语性稍强的几部著作：《抱朴子》中矢**11**次、箭**6**次；《搜神记》中矢**7**次、箭**5**次；《世说新语》中矢**4**次、箭**0**次，《颜氏家训》中矢**4**次、箭**3**次。这些著作中，仍是矢占优势，下面各举数例：

轲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搜神记》卷三）

出门，见一犍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又卷十六）

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他鸡十二头其笼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抱朴子内篇·仙药》）

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颜氏家训·杂艺》）

这一时期，总的说来，虽然是“矢”占优势，但在《颜氏家训》中，“箭”和“矢”非常接近了。这几部著作中“矢”“箭”的使用频率有差别，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口语化程度不一样造成的。

到了唐代，中土佛学撰述《大唐西域记》中，箭**6**例，矢**4**例。箭稍占优势。唐诗中，情形就不一样了。杜甫诗中：矢**5**次、箭**20**次；白居易诗中：矢**3**次，都见于《和答诗十首·答箭鏃》诗，箭**19**次，孟郊诗中：箭**6**次，矢**1**次。寒山诗中：箭**4**次，矢**0**次。下面略举几例用“箭”的例子：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杜甫《兵车行》）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杜甫《前出塞》）

倚疮老马收蹄立，避箭高鸿尽翅飞。（白居易《答崔十八见寄》）

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二首》）

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孟郊《寒地百姓吟》）

水流如急箭，人世若浮萍。（《寒山诗》）

在唐诗中，“箭”已占绝对优势了。

在敦煌变文中：矢 6 次、箭 59 次，“箭”已占绝对优势。如：

皇帝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赐雕弓两张，宝箭二百只，分付与二大臣：“事了早回，莫令朕之远忧。”（《敦煌变文校注》卷一《汉将王陵变》）

铜箭傍飞射眼睛，剑轮直下空中割。（《敦煌变文校注》卷六《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

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是在口语性强中土文献中，到了唐代，人们以使用“箭”为常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武器的名称，在口语中“箭”取代“矢”在东汉中期以后就完成了，汉魏时期的佛经语料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在正统的文学语言中，这一过程则缓慢得多，两者并不同步。直到唐代，在口语性强的中土文献中，“箭”对“矢”的替代才大致完成。⁶

参考文献

- 【1】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2】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M].济南:齐鲁书社,1981.
- 【3】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 【4】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5】王云路.中古常用词研究漫谈》[A], 中古近代汉语研究[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6】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A].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 【7】E.Zurcher.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A],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C], edited by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Mosaic Press. 1991.

A Review on Chronological Substitution of 矢 and 箭

SHI Guang-hu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tudying on high-frequency words' evolu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vocabulary. 矢 and 箭 were a group of high-frequency words which were used substitutively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evolution. Having reviewed their chronological substitution, the paper holds that 矢 and 箭 were both used in general before Qin dynasty, and that 矢 was on the whole, used much more often. From Qin dynasty to the end of East Han dynasty, 矢 and 箭 often appeared substitutively in the same position of the context, thus presented an interchangeable state. By the end of Han dynasty, the tendency showed that 箭 was taking the places of 矢.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of East Han dynasty and Three States period, 箭 had completed the substitution of 矢. The paper also reveals the great value of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Key words: *shi*(矢); *jian*(箭); Buddhist Scripture; substitution

收稿日期: 2002-03-10

作者简介: 史光辉 (1974 年生), 男 (仡佬族), 贵州遵义人,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¹ 黄金贵先生认为此例中的“箭”实指“箭杆”，“但浑释可以箭杆而代称整枝箭。” 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矢·箭”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152页。

² 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矢·箭”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151页。

³ 《法句经》，《大正藏》题为吴维祇难等译，吕澂认为是吴竺将炎共支谦于224年译，这里采用吕澂的说法。

⁴ 参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年，18-19页。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8页、179页。

⁵ 黄金贵先生认为：“先秦用矢，汉时用箭，则可认为此箭亦箭矢之称。但两汉间，即便上述‘箭’浑作‘矢’解，文例也较为少见。故可以说，魏晋以前，尤其是在上古，‘箭’大体是箭杆之称，与矢乃有区别。” 见《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矢·箭”条，上海教育出版社，152-153页。我们根据佛经语料，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⁶ 徐时仪先生认为：“汉以后，‘箭’渐由一种植物的名称演变成为一种武器的通称。至唐代，‘箭’遂代替了‘矢’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箭’从一种植物的名称到一种武器的名称，从一个特称到一个通称，大约经历了十个世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15-316页。如果从早期佛经的情况来看，并没有经历如此之久。